

淵穎吳先生文集

三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七

門人金華宗瀛編

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昨山古詩考錄自漢魏以下迄于陳隋上下千有餘年正聲微茫雅韻廢絕未有慨然致力於古學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為樂府不為樂家所採者為古詩遂合樂府古詩為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無疑焉竊意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辭特以其聲為主聲之徐者為本疾者為解解者何樂之將微聲必疾猶今所謂闌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第能識其鐘鼓鏗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韶為文始武為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實

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為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牴牾者多。然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為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辭歸為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具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為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江左。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閒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為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漸缺，其能合于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涼龜茲樂，倘其辭之淪缺，未必止存一曲。豈其聲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

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欲以其辭勝齊
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古體為今
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
鷺雉子斑等曲古者以為標題下則皆述別事今返形容二
禽之美以為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之相
和者矣尚何以樂府為哉傳有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
詩之與樂固為二事詩以其辭言者也樂府以其聲言者也
今則欲毀樂府而盡為古詩以謂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
殆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幽乎
楚漢或有聲無辭其意輒高遠可喜而有辭者反不逮是則
樂家未必專取其辭而特以其聲為主者又明矣嘻今之言
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郢君子皙之
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枻越人歌之曰濫兮拊草濫予昌枻澤

予昌州饒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喻慘悵隨河湖
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
說之曰今夕何夕兮寡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
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則楚楚越之相
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况自今距今十有餘年而欲究其孰
非孰是不亦難乎昔唐史臣吳兢有樂府解題近世莆田鄭
樵又為樂府正聲遺聲然性愛奇卒無所去取兢則列叙古
樂而復引吳均輩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倫哉若樵又以天
時人事鳥獸草木各附其類無時世先後而欲以當聖人所
刪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欲一定作詩之
法且以考古自名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存存之則其辭是
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李杜為法太白有樂府又

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聲之有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幸悉以教我毋多讓焉

三墳辨

三墳書近出偽書也世或傳大抵言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坤乾無卦爻有卦象文鄙而義陋與周官太卜所掌三易異焉三易者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周易古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先天之易伏羲之所畫者也文王脩之伏羲豈以連山為易又首艮乎夫連山蓋列山也列山本神農之舊國首艮又有重山之象連山非屬之神農而誰乎歸藏本黃帝之別號初坤初乾初離初坎初兌初艮初震初巽乃歸藏之初經歸藏非他易也坤乾是已又何析而為一乎唐藝文志連山十卷唐始出今亡歸藏三卷晉薛貞注今或

雜見他書頗類焦贛易林非古易也世之說曰易占以變故其數但用九六而尚老連山歸藏占以不變故其數但用七或用八而尚少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先天之易也連山七而首艮歸藏八而初坤亦不過踵吾伏羲之舊及推其所用之策連山三十有六歸藏四十有五易則四十有九又若不相為用者而今三墳書獨不聞焉方孔子未刪書之先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又能讀三墳五典矣太史公所謂搢紳先生難言之者也孔安國尚書序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大也言大道也苟言大道孔子不刪孔子刪之此其文誠不雅馴矣東漢以來說者所指三皇之跡又不一劉恕乃謂古無三皇五帝而周官特出於漢儒之手耳此其書果何賴乎嗚呼三墳自三墳三易自三易亦無緣合而為一也外有紀姓者叙

上古帝王之世襄陽羅泌頗加采用以著路史泌乃據丹壺
名山記呂梁碑及輜軒使者方言却疑三墳書膚淺不可徵
亦但差錯其世次改易其名號而已紀者何非拮提合雜連
通叙命之類乎姓者何非三姓六姓四姓二十一姓之類乎
大率與路史合也泌又雜引春秋河洛圖緯及山海經等書
亦已博矣然亦何異三墳之膚淺乎莆田鄭樵且謂東漢諸
儒尚喜識三墳書雖近出庸不猶愈於識乎乃引柴霖之傳
而上寘諸古易經之列以為非後世所可及終亦不能掩其
偽也嗚呼孔子歿天下言人人殊荀卿子激焉至言性出於
聖人之偽卒併詩書六藝之正者一畀秦火而雜燒之又豈
不以其偽之勝乎古人嘗有言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
味是則稽古而不究鴻荒標鹿之世亦未為不知學也哉

予讀呂氏春秋伯夷自北海而歸周至岐陽文王已卒武王
即位使召公奭盟微子使周公旦盟膠鬲由是伯夷去之以
自潔隱焉而餓死豈其然乎當紂之世天下紛亂伯夷之欲
為聖人氓者久矣聞善養老而往就養歧梁之間固不在文
王將卒之秋也且武王初政又豈果有勝殷殺紂之心哉膠
鬲紂賢臣也嘗與之約戰矣雖天甚雨猶不欲失期往救其
死况先使周公要之以加富就官之盟乎將已有慕紂一定
之謀必陷賢臣於死地乎不然膠鬲非賢者乎又微子遭時
之變猶念念不忘宗國雖不得已而去未肯自通於周以為
已他日利世為長侯守殷祭祀召公亦何以有是盟乎武王
克殷復立武庚不幸三監之流言共為王室之不靖成王周
公然後起而殺之也不然則請後七廟世守天子之禮樂豈
有待於東夏之別封乎夫如是微子膠鬲二盟皆非也二盟

既非則伯夷嘗至周而就養矣孟子曰天下之大老歸之文王蓋未卒也藉令武王繼之紂而改行將先天下率諸侯修朝事未嘗欲推亂而易暴也殺牲埋書而煩褻鬼神行貨要利而離間天子左右伯夷當聞其風不入其境豈暇到岐陽而後去哉去之以自潔隱焉而餓死扣馬諫伐之後也然則雖受文王之養亦且必受武王之養矣太史公迷於文王受命改元作伯夷列傳有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此又以為不見文王而遽去胥失之矣

樂正子徵鼎辨

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其贗往齊人曰贗也盍使樂正子徵之使樂正子樂正子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樂正子曰臣亦愛臣之信予謂樂正子未知信者也夫信者本一夫之私行而欲以應天下之變天下之變萬不同且使

其拘一曲執小諒者以應之鮮不自賊者矣蓋此有所謂權焉權者何義是也行苟合義雖言不微不害為信義一不合徒務徑情以直行是則尾生之抱柱也今夫齊魯相攻擊危急旦暮耳一鼎豈敵一國家哉然而宗廟之重器不敢輕以與人也彼方以不義徵吾信吾則以贗奪真亦兩相當者何必若是慙慙然哉設或求鼎不已又求割地與求斬大將首與求太子為質而後退師於是使樂正子徵之且一一徇之乎抑違之也夫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而欲徒以執一行之是則用吾拘滯膠固之見而徵夫無所稽考之器且不可又況欲以聖人體道之大權而維持天下之變故失之駐步則憂在千里之外矣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孟子之言也彼樂正子非孟子之徒歟其相魯也孟子喜而不寐人問之則曰善人也信人也嗚呼是亦信之小

者耳今也不信一國之信而惟信樂正子之信則樂正子見重於齊魯也久夫既自信其信而君又愛鼎不若以實告齊曰鼎固贗也然是鼎吾先君之分器將以是奉犧牲供祭祀而周公太公實與享之不然則二公之盟不云乎後世子孫毋相害也吾先大夫展禽嘗以是言却君師矣夫吾國不能下人以禮而至用其世守之器君亦不能以禮服人而欲奪人之所有皆君之所惡者也為此計者內不失鼎而我之信義加於鄰國彼必悅服而去之信之大者也夫又何取乎一夫之私行為哉然樂正子儒者其為人也好善且善改過惟他書載徵鼎一事不類故深辨之否則戰國傾危險詐之士踵相接也孰謂樂正子者非賢哉

甬東山水古蹟記

昌國古會稽海東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登萊海泗南到

今慶元城三百五里泰定元年夏六月自慶元桃葉渡覓舟而東海際山童無草木或小僅如筍輒刈以鬻鹽東偏海有招寶山或云他處見山有異氣疑下有寶或云東夷以海貨來互市必泊此山山故有砲臺曾就臺礮弩射夷人矢洞船猶入地尺又別作大筒曳鐵鑠江水夷舟猝不得入前至浹口恠石嵌險離立南曰金雞北曰虎蹲又前則為蛟門峽東浪激或大如五石斗甕躍入空中却墮下碎為霧雨或遠如雪山冰岸挾風力作聲勢崩擁舟蕩々與上下一僧云此特其小小者耳秋風一作海水又壯排空觸岸杳不辨舟楫所在獨帆檣上指潮東上風西來水相鬪舟不能尺咫一撞礁石且靡解不可支持又前則為三山大洋山多磁石舟板釘鐵或近山則膠制不動昌國境也昌國中多大山四面皆海人家頗居篁竹蘆葦間或散在沙壩非舟不相往來田種少

類入海中捕魚蝘蚌蛇母彈塗傑步腥涎褻味逆人鼻口歲
或仰穀他郡東從舟山過赤岫轉入外洋望岸峇山山出白
艾地多蛇東到梅岑山梅子真煉藥處山梵書所謂補怛洛
迦山也唐言小白花山自山東行西折為觀音洞洞瞰海外
巉中裂大石壁紫黑旁罅而兩岐亂石如斷圭積伏蟠結怒
潮掀擊晝夜作魚龍嘯吼聲又西則為善財洞峭石嚙足泉
流滲滴懸纓不斷前入海數百步有礁土人云曾有老僧秉
燭行洞穴且半里山石合一竅有光大如盤盂側首睨之寬
弘潔白非水非土遠不辨涯際凡自山北轉得盤陀石山麤
恠益高壘石如堙東望窅窅想像高麗日本界如在雲霧蒼
莽中日初出大如米筴海盡赤跳踊出天末六合翕然鮮明
及日光照海薄雲掩蔽空水弄影恍類鋪僧伽黎衣或現或
滅南望桃花馬秦諸山嵌空刻露竝立巨浸如世疊太湖靈

壁不著寸土尺樹天然可愛東南望東霍山山多大樹徐市
蓋駐舟此土人云自東霍轉而北行盡昌國北界有蓬萊山
衆山四圍峙立旋繞小岫屹如千尺樓臺而中處又有紫霞
洞與山為鄰中畔通明方如大車之輿潮水一退人可入或
云人不可到隱隱有神仙題墨湯不能辨又有沙山細沙所
積海日照之有芒手攬則霏屑下漸成窪穴潮過又補終不
少損旁有石龍蒼白角爪鱗鬣具蜿蜒跨空亘三十里舟徑
其下西轉別為洋山中多大魚又北則為胸山岱山石蘭山
魚鹽者所聚又自北而南則為徐偃王戰洋世言偃王既敗
不之彭城而之越棄玉几硯會稽之水又南則為黃公墓黃
公赤刀厭虎厭不行為虎所食者也夫昌國本禹貢島夷後
乃屬越曰甬句東越王句踐欲使故吳王夫差居之然不至
也海中三山安期美門之屬或避秦亂至此方士特未始深

入或云三山在水底或云山近則風引舟去蓋妄說也東晉
人士每愛會稽山水故稱入會稽者為入東抱朴子亦云古
仙者之藥登山為上海中大島嶼如會稽之東翁洲者次
之今昌國也是年秋八月自昌國回姑疏山海奇絕處明晉
人之不妄時一展翫宗少文卧遊不是過矣

周正如傳考序

予每觀左氏春秋王周正月釋者曰言周以別夏殷也及尋
公羊穀梁二傳又雜引諸經識緯孔子初無明說後之儒者
頗用黃帝以來七曆求春秋時曆卒不盡合杜征南長曆反
謂經必有誤經未嘗有誤也是豈夏正周正之果異哉蓋曰
王者受命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故徙居處易服色殊徽號
變犧牲異器械而改正朔其一也此固然也董仲舒曰道之
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堯舜禹本一揆也何獨至於

湯武而遽革之哉世之說者嘗謂當周之世春秋必用周正
春秋尊王之書也隱公元年之正月是即平王四十九年之
正月也然而前徵乎商則元祀為十二月而月不改後據乎
秦則元年為冬十月而時不易春王正月似乎冬十有一月
也而聖人易之以證其行夏之言程子所謂正月非春假天
時以立義也自程子之意則曰夏正寅春也周正子非春也
是改正者必改月也故曰假天時而已自今說者之說則改
正者又不改月不獨假天時也雖王月亦假矣當又自異於
程子也至其所自為說且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周革命
特示不相沿襲巡守承享兵農田獵猶自夏焉果是則聖人
又何必以是為顏淵告哉或者又謂古之改正者必改月商
周之正月非春也伊訓元祀太甲三祀下不紀時泰誓一月
召誥二月上亦不係時將以時自天時月自王月故也然而